

爱久 贱人心

Aijiu
jianrenxin

钱来来

著



前任男友是神马?
答曰：极品！

利用她！威逼她！

还用毒舌伤害她！

如今见她仍

单身

，使尽解数来找她！

恋爱不是选总统，你说连任就连任！

搞笑女王钱来来王霸归来！彪悍前女友对招“贱”情前男友
火花四溅，畅享爆笑甜蜜JJQ！

要久 ��人心

钱来来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爱久贱人心 / 钱来来 著 . -- 贵阳 : 贵州人民

出版社 , 2012.9

ISBN 978-7-221-10498-4

I . ①爱… II . ①钱…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588 号

爱久贱人心

钱来来 著

策划人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周于飞

特约编辑 莺 儿 月饼殿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营销电话 0851-6828640 (传真)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221-10498-4

定 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如果我是那种脆弱脸皮薄得一碰就破的女人，我会选择立马从二十几层的办公大楼上跳下去，可我不是！不就是在机场这种国际化的公共场合把八辈子的脸面都丢尽了吗，没什么大不了！我钱小塔活了二十多年，风光事迹多了去了，有这么一星半点的糗事算得了什么？

但……这次我是真在意了！因为当时亲眼目睹我无意暴露一个单身女性那种寂寞空虚冷的状态在人群之中，有一个叫叶惟夏的男人！

叶惟夏，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因为没有他，我的高中时光不会是我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段！劈腿女，你们听听，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情绪高昂血脉贲张的封号啊！

“赶紧说啊，你下午到底在机场发生了什么差点上社会版头条新闻的事啦？”

我没立即回答，双眼闪着“好学好问”精神，脸上却是一副“只有我最八卦”表情的好友兼同事付筱，起身从衣柜里面扯出那个已经被我撒了一半气，腹肌变软敏感部位也变软的男版充气娃娃，丢到她的面前。

这一切要从光棍节那天说起了……

那天下班，同事们组织起来去唱歌，我因为不幸被流感盯上，头疼鼻塞难受得紧，就没有参加集体活动，一个人打车回家了。回到家吃上药却怎么都睡不着了，闲得头顶长草，我就打开电脑上网，习惯性地点开常光顾的团购网站，今天的团购项目着实亮瞎了我的狗眼！

“11.11 终结孤单！充气娃娃免费送！”

虽然我空窗数年，但也没寂寞空虚到那种程度，可是一看原价小一千块，于是占小便宜的心理作祟，我就手贱地参加了抽奖活动。

三天后，一件比走狗屎运还没处说理的事情发生了，团购网的系统短



爱久 贱久

信通知我……中奖了……而且奖品已经根据网站登记的性别自动选择了男性充气娃娃发货，最要命的是，收件地址也是用的网站登记的那个——我公司的地址。

其实这也没什么，没充气的男娃不就跟个没吹起来的气球一样吗，顶多就是大点，可实物送来以后，我傻了……充着气的！

幸好这签收是我亲自到公司楼下签的，不然我的工作都可能因“他”而丢了！至于我的工作为什么总是岌岌可危，这以后再说。

收了这么个庞大的祸害，我只能藏到阴暗小巷子里给领导打电话请假早退，可好死不死，领导正在找人帮她去机场接个亲戚，于是我以接人为条件换到了早退。

接人这事迟不得，我想男娃在怀虽然惹眼，但毕竟包着黑色塑料包装纸，正常人绞尽脑汁也猜不到里面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再说又不沉，于是我二不啦唧地就扛着去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机场里，我狭路相逢地遇上了叶惟夏！

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啊，真是越长越叫人不忍心不多看他一眼了！尤其是那一身白得不能再纯的海军军装，除了让人联想到白马王子，别的一概想不起来，连自己老家在哪儿都能给忘了！

尽管如此，他再帅也是曾经被我狠狠抛弃的弃男，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姐不看被甩男！于是我昂首挺胸趾高气扬视他为空气，跟他来了个擦肩而过三过家门而不入！

可比万万没想到还多一万个没想到的是，我怀里那男娃穿着的黑色塑料包装纸竟然被叶惟夏的行李箱支架刮到，还一刮就刮出来个长达三十多厘米的口子！悲催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男娃的大长腿滑了出来，敏感部位不小心也露出了一半……

“哦买糕！”

“雅蠛蝶！”

“哎呀妈啊！老带劲了！”



各 国 各 省 的 朋 友 们 都 在 对 我 指 指 点 点 , 没 关 系 ! 我 能 HOLD 住 ! 可 他 叶 惟 夏 , 他 凭 什 么 对 我 也 指 指 点 点 ? 他 忘 了 吗 , 他 是 被 我 狠 狠 甩 了 的 弃 男 ! 我 的 手 下 败 将 !

“没 想 到 你 变 成 这 样 了 。”

我 变 成 什 么 样 跟 你 有 半 毛 钱 关 系 吗 ? 我 今 个 儿 高 兴 , 我 抬 个 男 娃 出 来 逛 , 等 明 个 儿 我 心 情 更 好 了 , 我 抬 两 个 女 娃 出 来 潜 达 ! 你 谁 啊 , 你 管 得 着 吗 !

当 时 我 是 斗 志 昂 扬 面 不 改 色 的 , 可 是 接 完 领 导 的 亲 戚 , 把 老 太 太 送 回 家 以 后 , 我 一 个 人 坐 着 出 租 回 家 , 路 上 也 不 知 道 被 哪 路 小 鬼 附 身 了 , 竟 然 面 颊 滚 烫 心 急 如 焚 地 掉 了 颗 世 界 上 最 晶 莹 别 透 的 羞 愤 之 泪 ……

如 果 我 有 一 面 白 雪 公 主 他 后 妈 的 魔 镜 , 我 不 会 无 聊 地 每 天 询 问 这 世 界 上 谁 是 最 美 丽 的 人 , 我 只 会 每 天 坚 定 地 一 遍 一 遍 不 厌 其 烦 地 向 它 灌 输 , “ 魔 镜 魔 镜 我 告 诉 你 ! 叶 惟 夏 才 是 世 界 上 最 贱 的 人 ! ”

向 付 筷 倾 诉 完 我 的 悲 壮 经 历 , 她 明 显 比 我 不 淡 定 得 多 , 已 经 笑 得 上 气 不 接 下 气 , 跟 刚 跑 完 三 千 米 似 的 。 不 过 很 快 她 就 冒 着 憋 出 内 伤 的 风 险 停 止 了 各 种 与 大 笑 有 关 的 微 动 作 , 毕 竟 是 好 姐 妹 , 安 慰 我 的 话 还 是 要 说 的 。 “ 小 塔 , 我 在 网 上 看 到 过 一 个 小 视 频 , 一 个 外 国 女 的 , 在 警 察 到 她 家 询 问 的 时 候 , 一 个 不 小 心 拉 裤 了 …… ”

付 筷 所 说 的 可 怜 女 人 并 没 有 安 慰 到 我 , 反 而 腹 应 到 我 了 , 因 为 我 正 在 吃 东 西 。 将 吃 了 一 半 的 橘 子 丢 给 她 , 我 又 将 那 个 不 知 道 该 称 为 幸 运 奖 品 还 是 不 幸 奖 品 的 男 娃 拖 回 衣 柜 。

“ 就 这 么 放 过 他 了 ? ” 付 筷 接 着 我 放 下 的 半 个 橘 子 继 续 吃 , 一 边 吃 一 边 比 手 画 脚 地 说 , “ 我 觉 得 你 该 把 气 再 充 起 来 , 给 他 脑 门 上 写 三 个 字 , 叶 惟 夏 ! 然 后 有 事 没 事 一 顿 暴 捶 ! ”

“ 没 必 要 ! ” 我 一 口 就 把 她 的 建 议 否 决 了 , “ 首 先 , 团 购 网 只 给 了 我 男 娃 , 没 给 气 泵 , 而 我 的 肺 活 量 有 限 ! 其 次 , 当 初 是 我 甩 了 叶 惟 夏 , 不 是 他 甩 了 我 , 我 不 应 该 残 忍 对 待 一 个 被 甩 男 ! 再 次 , 把 这 男 娃 当 成 叶 惟 夏 , 我 岂 不 是 要 整 天 面 对 他 的 裸 体 ? 我 怕 会 变 成 性 冷 淡 , 这 样 对 我 未 来 老 公 很 不 公 平 ! 最 后 ,

永久 藏心

写他名字浪费圆珠笔墨水儿！”

“看吧看吧，还是在记恨人家……”

“亲，你在嘟囔什么？”付筱对我和叶惟夏以前的恩恩怨怨很清楚，所以我听到她说这样胳膊肘不往里拐的话时，脸上自然露出了变态杀人狂行凶时候的气质笑容。

付筱谄媚地瞄我一眼，“我没嘀咕什么，我是想问，你在机场的时候，有没有戴墨镜，或者事发后有没有捂脸？”

“怎么啦？”她成功地转移了话题。

“机场可是狗仔聚集的地方，万一众狗仔之中有几个想转型报道社会新闻的……”

“……”她这么一说，我强大的内心跟着颤悠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很多，连开洒水车都憧憬过，可就是没想过要当名人……

翻来覆去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顶着两只熊猫眼跑上了街，在报摊上一样报纸买了一份，挨个翻阅一番后，我终于安心了，没有一张是印着我的脸的。

原以为那件事就这样到此结束了，可没想到昨天那个被我送回家的老太太竟然如此八卦，把我在机场发生的一切一切都告诉了我的领导马女士。马女士今年四十九，正处在女人一生中最特殊的阶段，失眠、多梦、烦躁易怒、精力体力下降、记忆力减退、骨质疏松……这都没什么，因为跟我没关系，可她不知道因哪一项症状演化而来的非正常思想就让我有些痛不欲生了。在婚介公司上班不能单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的工作总是岌岌可危的原因。

“小钱，昨天的事我已经都知道了。那件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我没权利问也没有兴趣知道。但那件事实实在在发生了，传出去一定会妨碍到我们千里缘婚介公司的企业形象，有碍公司发展的职员没有必要留下……”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我这个空窗 N 年的职工，她早就想要踢走了。



刚才翻纪念册的时候，衣柜门没关严，半软的男娃在里面重心偏移，一下子掉了出来。坐在床上冷眼望着那软趴趴的家伙，我后背的寒毛突然立了起来，寒战一个接一个地打。怎么越看越像摊脱了骨的肉尸！

我把纪念册往一边一丢，从床上跳下去拎起男娃，伸手要把他的气都撤掉时，我又停手了。干嘛不充起气来放在窗子边上呢，我一纤细柔弱的单身女子独居，万一哪天被小偷跟上了，男娃也好帮我撑撑门面吓吓贼啊。我俩在窗口前对酒当歌的，小偷在楼下看到了，借他个胆儿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么着了！穿上鞋我下楼去超市买了个气泵，回来立马给男娃充足了气，原本软趴趴的家伙吃饱以后，雄风大作，他腰板挺直了，我的一双钛合金狗眼要被闪瞎了。就这么裸着不是回事儿，天凉了，又没供气，再壮实的大老爷们儿也不能总光着身子啊！我的衣服他又穿不上，于是我只能再次换上鞋下楼去超市了。

柜台的男装都是牌子货，一件比我身上穿的一身都贵，给个充气娃娃买那么好的衣服犯不着，弄身便宜的秋衣秋裤凑合穿吧。

我在一排暗灰色的秋衣秋裤中淘出一身小碎花，激动地拎着它问服务员小姐，“这一套也三十？”

“对，这一排都是清仓处理的，一律三十。”

“那我就要这一套！”小碎花穿起来很文艺，我要把男娃培养成文艺男青年。既然给他定位文艺男青年了，那文艺男青年不能不穿内裤！所以交了钱后我又转去了男士内裤柜台。三角的还是平角的，这是个问题！三角的性感，四角的狂野……不如一样一条吧！今年是我的本命年，男娃估计也不大，算跟我同岁。

“服务员，一条大红三角的，一条大红四角的。”

“欸，你是……钱小塔？”

身边突然有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惊讶地望过去，发现是个面熟的美女，那一头大波浪记忆犹新啊。

“容芯吧。”

爱久

2

“这次真的决心找个男人了？”

“嗯，为了工作，该牺牲的还是要牺牲！”我把自己刚打来的那份菠萝鸡推给付筱，有求于人地建议说，“你男朋友的好哥们儿，还有单身的吗？”

“有是有，但我不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啊！他们一个是极为不靠谱的祸害，如果为了他堕胎的女孩们都没有去体验 XX 无痛保宫人流，他现在完全有能力组织一支少年足球队了！另一个稍微强点，就是性格冲动，三个月前刚结婚，前天离了。”

“羡慕啊，年纪轻轻的，人家都打过孩子离过婚了……”我把那盘菠萝鸡又撤回自己跟前，绝望地在里面扒翻着罕见少有的鸡肉。

付筱同情地拍拍我的肩，安慰我说，“三个月后实在找不着，咱就换一家公司，姐妹儿陪你！”

“这多不好，现在工作不好找，你还是留下吧。到时候我失业了，你还得拿薪水养着我呢。”

“欸，我想起来了！”她眼里一抹灵光闪过，刹那间让我误以为她是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变的。“小塔，你不是说你们班下礼拜要聚会吗，你在你同学里面找个现在长得不错混得不错的单身男生，怎么说也算是知根知底儿有感情基础，多接触之后，你就把曾经的同学情谊往爱情的康庄大道上培养！”

付筱的这个建议很不错，可是回想我们班的那些男生，我怎么都找不到信心，那群地瓜土豆成精后能变成半拉白马王子？

为了在同学聚会上出手准确一击即中，我回家找出了高中纪念册，复习起各位男同学的名字和长相。别说，仔细一找还真筛选出三两个条件不错的，其中一个是富二代，也不知道他家现在败落了没。



刚才翻纪念册的时候，衣柜门没关严，半软的男娃在里面重心偏移，一下子掉了出来。坐在床上冷眼望着那软趴趴的家伙，我后背的寒毛突然立了起来，寒战一个接一个地打。怎么越看越像摊脱了骨的肉尸！

我把纪念册往一边一丢，从床上跳下去拎起男娃，伸手要把他的气都撒掉时，我又停手了。干嘛不充起气来放在窗子边上呢，我一纤细柔弱的单身女子独居，万一哪天被小偷跟上了，男娃也好帮我撑撑门面吓吓贼啊。我俩在窗口前对酒当歌的，小偷在楼下看到了，借他个胆儿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这么着了！穿上鞋我下楼去超市买了个气泵，回来立马给男娃充足了气，原本软趴趴的家伙吃饱以后，雄风大作，他腰板挺直了，我的一双钛合金狗眼要被闪瞎了。就这么裸着不是回事儿，天凉了，又没供气，再壮实的大老爷们儿也不能总光着身子啊！我的衣服他又穿不上，于是我只能再次换上鞋下楼去超市了。

柜台的男装都是牌子货，一件比我身上穿的一身都贵，给个充气娃娃买那么好的衣服犯不着，弄身便宜的秋衣秋裤凑合穿吧。

我在一排暗灰色的秋衣秋裤中淘出一身小碎花，激动地拎着它问服务员小姐，“这一套也三十？”

“对，这一排都是清仓处理的，一律三十。”

“那我就要这一套！”小碎花穿起来很文艺，我要把男娃培养成文艺男青年。既然给他定位文艺男青年了，那文艺男青年不能不穿内裤！所以交了钱后我又转去了男士内裤柜台。三角的还是平角的，这是个问题！三角的性感，四角的狂野……不如一样一条吧！今年是我的本命年，男娃估计也不大，算跟我同岁。

“服务员，一条大红三角的，一条大红四角的。”

“欸，你是……钱小塔？”

身边突然有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惊讶地望过去，发现是个面熟的美女，那一头大波浪记忆犹新啊。

“容芯吧。”



要久 藏人心

她一脸受宠若惊的笑，狠狠地点了两下头，“是我，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高中时候的校花姑娘，谁能忘得了啊。”我跟容芯不熟，唯一的交集就是都跟叶惟夏交往过，不过我在前她在后。

“都上学时候的事了，不要提啦。”说是这么说，但她脸上坚定不移地透露着骄傲与自豪。她环视四周，带着疑惑问我，“给你男朋友买内衣，他怎么没跟着你一起来啊？”

“在家看电视呢。”我不是要面子才撒谎的，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跟个不熟的人解释太多。不过男娃确实在家看电视呢，我下楼的时候没把电视机关上，至于他看不看得懂我就知道了。

“喜欢看电视比喜欢打游戏好。”容芯忽然嘴巴一噘，似生气似撒娇地冲着我背后抱怨道，“你就知道打游戏，一回来就守着电脑不肯挪步！”

我纳闷地转头往回一看，一张放大的脸赫然摆到了我的眼前，这张脸比容芯的可熟悉得多，而且昨天刚见了。

“好巧啊。”叶惟夏对我笑得很亲切，就好像我们俩从来没有过过节似的。

虚伪的男人啊！当初也不知道是谁那么没品，竟然对我挥拳头！

“是挺巧的。”我向后一步走，退到距离他四十四厘米以外的地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尔曾经针对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作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四种类型的人际距离，第一种距离叫公众距离，范围在三百六到七百六厘米之间；第二种距离叫社交距离，范围在一百二到三百六厘米之间；第三种距离叫个人距离，范围大约在四十四到一百二厘米之间；而第四种距离叫亲密距离，在零到四十四厘米的范围内，这种空间距离只出现在特殊关系的人之间，如父母与子女、夫妻、恋人。对关系亲密的人来说，这个距离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味和体温等信息。

没错，我刚才回头的一瞬间确实嗅到了叶惟夏身上的气味，变了，跟以前的不一样了，我猜他家保姆换了，连洗衣粉的牌子也换了。顺带说一句，



他今天穿的这一身休闲装相比昨天穿海军军装的样子差远了！要是在机场他穿的是这一身，我一定不会注意到他！

"惟夏，你选好内衣了？"容芯毫不避讳地在我面前轻声询问，连又聋又瞎的残障人士都能感受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好了。"他一手举起自己购买的名牌男士内裤，另一手递过来一包装了耀眼大红内裤的塑料袋给我，"你的，已经交过钱了。"

他还真不见外！我们家男娃的内裤，他凭什么帮着付钱？他对我们家男娃心怀不轨吗？！我接过塑料袋坚决要把内裤的钱还给他，可人家两只手就跟长了铅似的，不带抬起来的。

"算了……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容芯站出来圆场，话说得却有点结巴，她应该是想说"内裤而已"的，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膈应，于是硬生生换了词。能不膈应吗，别人"男朋友"的内裤！

算了，不收就不收，在这么推来让去的，只会吸引好事的群众来围观。

"我东西都买完了，回去啦，不耽误你们两个逛街了。"

"好。"容芯微笑着朝我挥手，她身边的那个人却好像还有话要跟我说。

果然，他开口了。"下周同学聚会你会去吧？"

有意思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你瞎操什么心？"不一定。走了。"掉头就走，我连说一个字的机会都不再给他留。

潇洒是潇洒了，可出了超市门，我一上街就差点被一辆山地车给撞到。余惊退却后，我摸着自己恢复正常的心跳自问自答，"钱小塔啊钱小塔，你心烦意乱为哪般？" "可能大姨妈要来了！"

第二天，还真叫我说准了，我光荣地迎来了除我妈以外跟我最亲密的亲人——大姨妈。可能大姨妈最近犯风湿了，她是疼着来的。

跟公司请了一天假，我留在家里休养生息。付筱晚上要去她男朋友家跟未来婆婆公公吃饭，没法来陪我，所以一整天能给我个单薄拥抱的人只有男娃了。

昨晚被我精心打扮一番后，男娃整个人比最初见我时内敛了，主要表





现在他不再暴露自己的敏感部位了。望着穿了一身小碎花秋衣秋裤的家伙，我突然找到了小时候玩芭比娃娃的那种美好感觉。既然男娃被励志成为文艺男青年了，我不如再给他找一副眼镜戴上！

忍着小腹隐隐扩散的疼痛，我翻了三个抽屉后找出了假扮九零后时买的大框眼镜，给男娃往鼻梁上那么一架，效果还不错。

“帅哥，跟我看电影去吧……你答应了啊，那我们这就出发。”我自言自语地抬着男娃转移到沙发上，然后拿过电视遥控找了个正在播放电影的频道，丢开遥控器，我抓了把花生仁边吃边看。

可看了有五分钟，我愣是没看进去，嘴里的花生仁也没吃出什么味儿
……

转头再朝坐在我身边的男娃看去时，他鼻梁上的眼镜歪了，秋衣领子也不正，整个人糟糕得很，但应该没有我狼狈。我早上起来没洗脸没刷牙没梳头，蓬头垢面邋里邋遢，比神经病还变态，比二百五还白痴。

双手捂住我三十六度七的脑门子，我想我的精神生病了……



3

有种蒙古大夫叫付筱，她听了我最近各种不爽遭遇后告诉我，有种精神病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

“笑话，我为什么嫉妒他？”提起当年的风光事迹，我就掩饰不住地骄傲自豪，就差挺着胸像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一样走来走去了。“当初可是我眼都不眨一下把他给甩掉的！”

“行了，我又不是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别在我面前死要面子了！你敢说你是因为喜欢上新欢才提分手的？”

不是，当年分手我确实是非单纯性劈腿，我是为了报复，报复叶惟夏的无耻！

不知道我是遗传了谁，从小说话就不饶人，特别是被惹急了的时候，说出来的话更是像刀一样锋利，所以跟我相处一段时间后，那些脆弱的同学们都会对我敬而远之，虽然他们不爱听我说话，但是不代表他们不爱拿我当话题。于是我每到一个班级，都会渐渐变成这个班里的饭后谈资，不怎么好的谈资。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我的知名度再次提升，我成了全校著名的暴发户。因为我爸买彩票中了大奖。七中这样的重点高中，非富即贵，暴发户是比平常人家还没地位的存在。可想而知，我成了有点票子的杉菜了。

不管是不是我的过错，舆论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它那2B橡皮长短的手指头指向我。

一次，我做学校车棚的值日生，快要上课时，一个迟到的高一女生推着自行车匆匆忙忙跑了进来，我已经把车子密实地排好了，她没地方插空，于是对着我嘀咕了一句，把责任都赖我身上了。十七八岁年轻气盛，我一没忍住开口了，就她迟到和不讲理的问题教育了她一番，谁知道她那么不经说，

永久 初恋

没几句就给气哭了。事情传出去后，我上个厕所都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我不是女人，说话尖酸刻薄不饶人。

我是不是女人，我自己知道就行了，所以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可偏偏这时有个人站了出来，他好像挺跟他们一般见识的。这个人就是叶惟夏，出名到“身为七中人，不识叶惟夏枉为人！”这种地步的男生。

按说他这样一个金闪闪的人物何必跟我这种灰暗暗的家伙扯上关系，可他偏偏好心出来维护我。当时他跟那些议论我的同学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从那次以后我们两个开始讲话了。

可能那个年纪正是情窦初开时，叶惟夏人长得又高又好看，还是高干子弟，家境好，不知不觉我就变得总想遇见他，总想跟他多说几句话。他心灵也挺强大的，我一不留神放一刀，他也不痛不痒，而且我渐渐发觉，他总是在我出现的地方跟我偶然相遇。要知道那种让人将信将疑的“偶遇”是多么令人遐想，欲罢不能！

终于，在我怀疑叶惟夏对我也有点意思的时候，他果真向我表白了，虽然他的表白没有刻意安排什么惊喜，但听起来比基督徒向耶稣宣誓还要真诚。那一年的我实实在在被感动了。初恋啊，多美好啊！

可是我们两个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地听到了一段世界上最令人恶心的话。是他叶惟夏亲口对他的好朋友们说的。

在听到那段话的前一天，我还满心欢喜地跟他一起去看了一部爱情文艺片，其中有一段叫人心跳久久不能平静的吻戏。

我们手拉手出了电影院，外面的天已经黑了，街边各种颜色的灯都亮了，流光溢彩浪漫到不行。气氛的感染下，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也要像电影里演的一样，献出自己的初吻……

只不过我没女主角那么成功，我闭着眼嗫着嘴等待叶惟夏的嘴唇时，他却犹豫再三，最后开口温柔地说了一句当时听着心悸现在想想都很二逼的话，“我怎么忍心伤害你。”

多么珍惜自己的一个人啊！我当时也很二逼，竟然相信他只是怕伤害



我。现在想想，不过就是接个吻，又不会怀孕，什么伤害不伤害的！

当天晚上，我想着他这温柔的一句话，一晚上没怎么合眼，心里乐得真要开花了似的，巴不得天一亮就跑去电视台，抢了主持人的麦克风向全世界宣布，我有一个将我视如珍宝的男朋友！

当然我也就是想想，还没二到那种程度，就算我真二得旷世无双，电视台保安也会按捺住我这颗狂跳不已的小心脏。

第二天，为了向叶惟夏也表示一下我有多宝贝他，我偷拿了我爸包里的一沓人民币，旷了一上午课去逛街，跑断了腿才找到一块看得上眼的手表。

当我揣着昂贵的礼物回学校找他的时候，我在食堂大门外听到了叶惟夏和他朋友们的邪恶对话。

“你家那个钱小塔今天上午没来上学，从实招来，昨天晚上看完电影把人家怎么了！”

“你上午一来就叫唤腰疼，实在太可疑了！快坦白！”

一阵起哄声退潮之后，叶惟夏终于出声了，不过语气跟和我讲话的时候很不一样，他说的每一个字带着鄙夷的味道，“我跟她？别闹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追她是为了气容芯，让她老跟我面前拿着捏着的！”

“可那个钱小塔长得也不错，你跟她相处这么长时间，就真没动心？”

“她长得好看吗，照容芯差远了吧！人更是不如容芯了，一张不饶人的刀子嘴，还是暴发户的孩子！说不准她今天没来就是被她爸带着去镶大金牙了！”

一阵爆笑，震得我耳膜都刺痛。我当时是很想冲进去甩他们一人一个大嘴巴子的，可动不了，我就跟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术一样。

接着我又听到了叶惟夏的声音，依旧鄙夷，甚至厌恶。“昨天看完电影还真发生了一点小事！”

力气渐渐恢复，我用力捏紧装了手表的礼盒，盒子在我手里轻而易举变了形。小事，我的初吻就是个芝麻大的小事……



“什么小事？”

“那家伙竟然主动献吻……跟她玩了这么久的游戏，还是第一次被她震住。”

“很劲爆啊！你们亲了吗？”

“亲个 P！我是谁啊，叶惟夏！怎么可能随随便便跟人接吻！就算她长得跟容芯一模一样，我也不可能亲下去！吻一张尖酸刻薄的嘴，你们不觉得恶心吗？”

我怎么忍心伤害你……再想起他的这句话，我突然有了孕妇的妊娠反应，不过一上午忙着买礼物，我一口饭都没吃，想吐也吐不出什么东西来。假如时光可以倒退，我会喝上三碗胡辣汤一碗豆腐脑，吃上半碟腊八蒜，八块臭豆腐，然后大步冲进去，朝着他叶惟夏的脸就狂吐，他旁边的狐朋狗友也顺道喷上两口！

此时此刻，什么都做不了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比路边的残疾流浪狗还可怜，但老天爷没瞎眼，他不会任由贱人作怪，无辜的人受欺负！就在我羞愤要死的时候，里面的一个男生开口问叶惟夏，“你还要跟她继续交往吗？”

“当然，容芯现在还跟我撇着呢！”

机会来了！我感激我爸我妈把我生得遇强则强遇贱更贱！把捏坏的礼盒重新揣回怀里，我蹑手蹑脚地逃走了，就像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边一样。

用了午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平复了自己的心情，然后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出现在叶惟夏的面前，他笑我也笑，我们两个还像昨天看电影时一样，相处和睦。晚上放学，我去买手表的地方把表退了，然后直接去楼下的服装城买了很多时尚靓丽的衣服，又去书店买了一些教人化妆打扮和增强女性魅力的教科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这些，我不怕吸引不到追求者！

没错，我精心制定的报复计划就是吸引一到两名条件跟叶惟夏不分伯仲的男生，然后“水性杨花”地劈腿，毫不留情地甩给叶惟夏一顶大大的绿

